昨非庵日纂

昨非菴日纂三集敦本卷之四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顏伯子孝弟醒語云。但念得身從何來。父母從何往。新枝既起。舊本爲枯。菽水承歡。何能報荅。則孝心自然疼痛。但念得莚莚大造出世幾時。渺渺人寰。同胞幾個。幼相濡沫。老共護持。則友弟自然肫懇。

趙衛公融微時。竭力奉母。貧不能給。對婦泣。計

無所出一日掃舍獲銀一錠重二十餘兩遂以克甘毳其後大拜賜帑銀百錠受之而缺其一是夕夢左藏庫神曰某年月日相公借用銀一錠覺而徵之與獲銀日正同

李諮有至性父克捷出其母日夜號泣飲食不入口父憐之而還其母舉進士真宗見其名曰是能安其親者擢第二除大理寺評事累官至戶部侍郎

魏裴襄展馬中流矢弟萇下馬授襄曰天下可無我不可無兄裴安祖年八歲就師讀詩至鹿鳴篇語兄曰鹿得食相呼況人乎自此未嘗獨食

唐許法謹甫三歲已有知時母病不飲乳慘慘有憂色或以珍餌誘悅之輒不食還以進母後親喪廬于塋有甘露嘉禾靈芝連理木白兎之祥天寶中表異其閭

張京兆公黼少貧嘗躬耕以養父母及登第爲應天府丞時有兄弟相訟因弟醉酒忤母兄乃嗾母訟其不孝入獄公知之呼母爲四理髮母執梳便潸然淚下遂悔悟求息乃薄懲而遣之母子如初

唐王中書勸孝篇云世有不孝子浮生空碌碌不念父母恩何殊生枯木百骸未成人十月居母腹渴飲母之血饑食母之肉兒身將欲

生母身如殺戮父爲母悲辛妻對夫啼哭惟恐生產時身爲鬼眷屬一旦見兒面二命喜再續自是慈母心日夜勤撫鞠母臥濕簟蓆兒眠乾裀褥兒睡正安穩母不敢伸縮潛身在臭穢不暇思沐浴橫簪與倒冠形容不顧惜動步憂坑井舉足畏顛覆乳哺經三年汗血計幾斛辛苦萬千端年至十五六性氣漸剛強行止難拘束朋友外追遊酒色恣所欲

日暮不歸家倚門至昏旭兒行千里程母心千里逐一娶得好妻魚水情和睦看母面如土觀妻顏似玉母若責一言含嗔怒雙目妻或罵百般陪笑不爲辱母披舊襦衫妻着新羅縠不避人憎嫌不解人羞恠父母或鰥寡長夜守孤獨健或與一飯病則與一粥棄置在空房猶如客寄宿將爲泉下鬼命若風中燭怏怏至無常孤魂礦山谷魂靈在幽壤誰

念經枉作。纔得父母亡。兄弟分財祿。不識二親恩。惟言我之福。咸謂此等人。不如禽與畜。慈烏尚反哺。羔羊尤跪足。勸汝為人子。經書勤覽讀。黃香夏扇枕。冬須溫衾褥。王祥臥寒氷。孟宗泣枯竹。郭巨尚埋兒。丁蘭曾刻木。如何今時人。不學古風俗。勿以不孝頭。枉戴人間屋。勿以不孝身。枉著人衣服。勿以不孝口。枉食人五穀。天地雖廣大。不容忤逆族。蚕蚤

悔前非莫待天誅數

韓宗伯云讓自美德忍徵大受況吾宗族中諸父昆弟豈伊異人即一言之忤一事之釁試追念數世前原是一身自然氷消霧釋若不能平心廻慮一涉眦睚操戈同室無論勝負皆爲他人笑端所損多矣

包蒙泉性至孝因劾中官廖彬戍湟中其母夫人年八十餘在堂每問及公家人輙胡盧以

居官對也公在戍每得家報不開止問太夫人安否報曰安則取火焚之曰幸老親無恙勿以他事亂吾意也

畢構性至孝初丁繼親憂其蕭氏盧氏兩妹皆在襁褓親乳之乳爲之出及其亾也二妹皆慟哭絕者久之言曰雖兄弟無三年之禮吾荷鞠育豈同常人遂三年服朝野之人莫不涕泗

韋景駿爲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嘗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耶。因嗚咽流涕。授孝經。使習大義。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相慈孝。

李克兄弟六人同爨。妻竊謂克曰。貧居如此。豈能久安。妾有私財。幸圖分箸。克僞許之曰。當治酒會族。共議其事。婦遂欣然。亦席。克於坐中跪白、母曰、此婦無狀、教克離閒骨肉、罪合

遣婦啼泣而去。

趙諮少孤。有孝行。盜常夜劫。諮恐母驚。迎盜謝日。母老。且病。乞置衣糧。妻子物。一無所吝。盜慙而去。諮追與之不及。

劉璡字子瓛。劉瓛弟。瓛嘗隔壁夜呼之。璡下牀。著衣。立。然。後。應。兄怪其久。曰。項。東。帶。未。竟。其立操如此。

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

坐而共食之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
至諸犬爲之不食
王裒字偉元修之孫父儀以直言忤司馬昭見
殺裒終身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晉也廬墓
悲號流涕著樹樹爲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
生我劬勞則三復嗚咽門人輒廢蓼莪篇母
存日畏雷殁後每雷震輒造墓曰裒在此嘗
有門生爲本縣所役求裒屬令裒曰卿學不

足以庇身吾德不足以庇卿屬之何益乃步
擔送生至縣令以哀請已出迎哀具言門生
爲縣役故來送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卽放還
此生

海虞令何子平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哭踊頓
絕方蘇屬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
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嘗如袒括之日冬不衣
絮夏不就淸涼一日以米數合爲粥不進塩

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俯與欲爲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爲會稽守甚加矜賞爲營塚壙

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爭鬭之言彤深懷忿歎乃掩戶自撾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

婦聞之悉叩頭謝罪更爲敦睦之行杖何不痛思伯俞之語土偶當亦摧肝絲定奇溫繹百年之悲石人允堪墮淚堂聯華萼愼勿視如路人野急哀鴒何況與爲讐敵聆煑豆燃萁之詠良可痛心懷作粥焚鬚之風固當起敬

歸鉞蚤喪母父更娶而鉞失愛家貧食不贍每竈突烟寒繼母數鉞不休父怒逐之鉞困頓

道中比歸復訴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耶
又杖之父卒繼母獨與其子居鉞擯不見因
寓鹽市中時私從其弟問母飲食狀致甘鮮
焉後大饑母弟不能自活鉞涕泣奉迎母慙
感鉞每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饑色

王世名父爲族侄俊歐死孝子恐殘父屍不忍
就理乃佯聽其輸田議和凡田所入輒易價
封識私繪父象自象帶劒侍立懸密室朝夕

泣拜購一刃銘報讐字母妻不知也服闋遊
邑庠手書忠孝格言一篇佩之既而生子亦
數月謂母妻曰吾已有後可以死矣一日後
醉歸孝子揮刃碎其首以號於衆歸白其母
遂出向所封識租價餽值首狀赴邑請死邑
令驗實曰此孝子也上其事當道當道委金
華汪令往訊孝子曰復何言吾事畢矣只俟
二死汪曰簡若父屍有傷子未應得死孝子

曰吾忍痛六年不忍殘父屍也以吾命抵讐
命奚簡爲遂乞歸故里拜父辭母撫子囑妻
絕吭而死

又賜嚴冬侍父寢溫溺器懷中俟用既死奉主
如生存大小事啓而後行母久病親侍湯藥
不入妻室者三年雪夜母忽思荔遍城市
俾寒無應者賜哭請乃得賜子爲求念瑕至
龁恐傷母心含淚不言

孫稚忠父葬結廬其側苫塊曠野中深夜月冷哭聲依依隨悲風遠聞人爲泣下日啜淖糜二盂晨起掃雪盥面已輒詣墓前拜久之手足皸瘃形容憔悴或勸其返哭不對事聞縣令夜半攜二蒼頭往廉之見孝子蕭然塊處風雪中歎息而去

選地青烏不若登安窀穸飯誠白業何如貫孝

椿萱朝出暮還倚閭近毀佇望客至歸遲嗇

指迤傳心齋逼榆親苟在堂折柳枝無絕孫

柳玭曰崔山南昆弟子孫之盛鄉族罕比山南曾祖王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縰笄拜於堦下即升堂乳其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寧一日疾病長幼咸萃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新婦孝敬則崔氏之門安得不昌大乎

世人之貧難者無論已。亦有富而貴者。常羅搆祖。會集人客。雖日費萬錢。略不掛意。至於同胞兄弟。分門析戶。視若路人。或因寸土尺地。斗粟尺布。計較不已。此輩狗彘所不食也。

沈之章。幼繼從叔思賢。倭寇彌焚掠。思賢為倭所得。之章奔救。同行止之曰。父子俱死。死無益也。之章慟哭曰。寧同死耳。遂挺身抵倭壘。見父方縛擬刃。抱頭哀哭。願身代父死。倭為解

縛使挾登斫得歸後思賢有子章歸宗不受業父寸土本宗復無分惟甘貧以死

欒順鄧人少日父亾郢中郎號泣徒步而往負歸塋葬嘗得疾忍而不言嚙被至碎恐母聞之也吏部郎虞果之造訪順設具惟菜韭而已果之不能食母出其膳果之日卿過於茅季偉顧我非郭林宗

臨川民吳姓者事母至孝一夕夢神告之日虎

一明午刻當爲雷擊死吳以母在乞救護神曰此天命不可免也吳恐驚其母淸晨具饌以進白云將暫詣妹家母不許俄黑雲四集雷聲閧閧然吳益慮驚母乃閉戶自出田中以待其罪頃之雲氣開朗吳竟免禍夜復夢神告曰汝至孝感天已宥宿惡宜加敬重也遂得終身孝養焉

趙善應漢王元佐之孫性純孝嘗刺血和藥愈

母母畏雷雷輒走護之寒夜歸恐擊門驚母露坐達旦官江西兵馬都監每四方水旱警報輒不食同官燕會顰蹙曰此豈爲樂時耶戚敬母病醫藥弗効刲股肉以進母不能食而死敬痛絕再三既葬結菴墓旁伏匿其中墓產白芝五本又欲象母事之工莫能也敬伏墓號哭不已母忽見夢于工明日工肖而像爲敬奉之如生士誠陷吳將逼秀水里人皆

遁敬曰吾忍舍父母墳墓耶乃散財集子弟保鄉里寇至多所焚掠敬所居白苧鄉獨完有司論其功謝曰敬爲墓墳計敢希賞乎

人生不從孝弟起根如脆墻秋葉不耐風雨非落則圮矣他復何問

宋大本圓炤禪師人有飯僧者必告之曰汝先養父母次辦官租如欲供僧有餘及之徒衆在此豈無望檀那之施須先爲其大者

王良冬日至親所親有急務盥涼水乃痛哭曰良爲人子令親天寒盥涼水而不知尚得爲人乎遂出代親役入奉養惟謹

洪浩熙寧中游太學十年不歸其父作詩寄浩曰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浩得詩即歸養錢塘吳處洪

武關官四川其父敬夫思之作詩云劍閣凌雲鳥道邊路難聞說上青天山川萬里身如寄鴻鴈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窗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泫然敬夫卒而毬始以丁憂還家嗟呼世之宦游者多矣漸命千里親老不獲從甚則倚廬陟屺日窮心折終不敢必露於賓客笑語及郵筒箋楮之間而子或浮沉宦轍垂五載

十載出而猶絕入而室虛者豈少哉則前詩可念也

宋司馬光兄伯康年將八十奉如嚴父保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宋李虛已母喪明已旦日舐睛不懈二年母目復明李行簡父患癰極痛行簡吮其敗膿不墜於地疾尋平

范文正公嘗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苟祖宗之意無親疎則饑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顏以入家廟乎

晉王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蓆冬則身溫被延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

父殁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殁而桮棬不能飲皆

人子不忍己之情也刁少雍少爲祖父紹先所愛紹先性嗜羊肝嘗呼少雍共食及紹先卒少雍終身不食肝觧于文宗七歲喪父以種芋時亡明年芋時對之嗚咽如此終身蔣元超祖道衡爲內史時省中有磐石嘗踞而艸制及元超爲中書舍人每見此石未嘗不流涕張根父病蟲戒摭根爲食淡毋方病至雞鳴則少蘇後不忍聞雞聲趙善應父終時

疾每膳不忍以猪肺爲饈母生歲卯卯善謂卯
兎神終身不食兎徐積以父諱石平生不用
石器遇石則避而不踐或問天下用石多矣
必避之然後爲孝歟他日山行奈何徐曰吾
豈固避之哉吾遇之怵然傷吾心乃思吾親
不忍加足其上耳

李奉先天性至孝父卒既葬廬自數日奉先兒
時父嘗戒家人日見幼勿令獨入林野慮其

驚恐今親殁一旦棄於林野吾心安所忍乎乃結菴于墓側晝夜臨哭其中植樹數百株時呼爲孝子林

楊貞復諭讀孝經曰每日清晨默坐閉目存想從自身現今年歲回想孩提愛親時光景如何又逆想下胎一聲啼叫時光景如何又逆想在母腹中母呼亦呼母吸亦吸時光景何如到此情識俱忘只有絪緼一氣忽然自生

歡喜。然後將身想作個行孝的曾子。侍立在孔子之側。無限恭敬。無限愛樂。

戴君寔有兄夭死。獨身與父母居。弱冠不娶。曰。奈何舍二親。與兒女子處乎。父歿。華痛哭垂絕者數四。已仰見母髮垂白。勉自抑。或獨身之野。外。痛哭。歸而以歡顏對。母又十餘年。母病。君寔哭甚哀。聲達於巷。是日。忽闃然無聲。戶。竟日。不啓。隣父排闥入視。其母已死。華伏

母傍面覆著牀上候其息似將絕者急灌以湯得甦隣父責以大義曰毀不滅性若即死見其餒乎不得已勉進米既免喪隣父老力勸其娶妻存祀相與里中得女曰是可以配孝子君寔遂有室是時貧甚炊烟屢斷啖麤糲不能飽而歲時伏臘几筵必極豐潔上食時又痛哭嘔血如初喪路人聞之無不揮淚

唐陸南金元感子也開元初少卿盧崇道抵

使嶺南迸還。僞稱弔客。突入金舍。金匿之。事覺。部御史捕案。金當坐法。弟。趙璧自。言。匿崇道者。我也。請死。金固言弟自誣不情。御史推之。璧曰。母未葬。妹未歸。兄能辦之。我生無益。不如死。御史上狀。玄宗並宥之。

溫公家居日。嘗處於賜書閣下。東畔小閣。侍史惟一老僕。一更、二點、即令老僕先睡。看書至夜分。乃自罨火滅燭而睡。至五更初。即自起

發燭。點燈著述。夜夜如此。天明。卽入。宅。起居。其。兄。且或坐於牀前問勞。話畢。仍回閣下。

不孝所以習成者有四。一曰。驕寵。父母憐惘過甚。嘗順他性。驟拂之則不堪。嘗讓他便宜。任他佚豫。令之執勞則不習。出言稍有過失。父不忍。唐突。子也。子乃敢唐突。其父。文行藝能父譽子。惟恐不在我上也。子必欲父之出我下。積此驕妬。他人處展不出手。獨父母處展

得出手遂真謂老成人無閒知矣二曰習慣語言麤率慣便敢衝突動作簡易慣便敢放恣父母分甘絕少慣遂不復憶其甘旨父母扶病任苦慣遂不復問其痛癢三曰樂縱見同輩不勝意氣對雙老而味薄入私室千般趣態映高堂而機窒甚且明以父子兄弟爲俗物者矣四曰忘恩記怨夫恩習愈忘怨習愈積人情然也故一飯見德習久則釁嫌起

一施感恩嘗濟則多寡生一迎面見親累日則猜嫌重況父母兄弟生而習之以親愛爲固嘗且有憂我而獲拂者矣有督我而被厭者矣有強項吾事而怒駁者矣眼前大恩怙然罔識況能推及胎養之勞襁褓之苦弱質驚寬之痛者哉故人情有至顛倒而不自覺者子之於父母是也此數者皆近人情且其人未嘗無真性也積久不知其悞耳是宜急

急喚醒。蚤蚤克治。時思中下。時念原本。時時入親肺腑中。其不爲大孝者鮮矣。

唐沈季詮少孤。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爲怯。季詮云。吾怯乎。爲人子者。可遺憂于親乎。貞觀中侍母渡江。遇暴風。母溺死。季詮號呼投江中。少頃。持母臂。浮出水上。都督謝叔方異其孝。感。具祭禮而葬之。

宋南鄉縣民楊豐與息女香。于田穫粟。爲虎所

噬香年甫十四手無寸刃乃搤虎頸豐因獲
免香以孝感猛獸爲逡巡太守賜帛款旌其
門

馮孝子行可當父上疏論諸貴人部下獄問死
時孝子年十四隨祖母吳太孺人至京太孺
人擊登聞鼓願代兒　上弗聽孝子刺臂血
上書曰臣父戇罪萬死念臣祖母已八十餘
臣父死臣祖母亦死臣寧得不死惟願陛下

置臣於辟而赦臣父陛下戮臣不傷臣心臣死不傷天下法　上手其奏繞殿者三命中使廉視其臂血乃下法暫議末減戍雷陽

趙簡子伐楚與津吏期吏醉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其女娟請以身代曰妾父尚醉恐不知非而體不知痛也簡子釋其父

楊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常與母入山採藥爲虎所逼自計不能禦於是抱母且號且行虎見

其情遂弭耳而去

鄭從易母兄俱亾嶺外歲餘訃聞請行服神宗曰父母在遠當朝夕爲念經時無安否之問以至年餘不知存亾耶特除名

殷近仁家貧與弟原善友愛無間洪武初近仁舉孝弟知平遙縣尋擢廣西叅政與妻皆卒官所遺三男一女咸幼原善遂不娶撫諸孤如已出親友諷之娶原善泣曰使我娶而不

賢則諸孤將安託哉且娶者以爲後也諸孤當有爲吾後者娶復何益

孝友如飲食衣服一日不足便有性命之憂其他如錦綺珠玉有之足備觀美無之亦不甚害今人事事要好却于父子兄弟間都不加意譬如樹木根本已枯雖剪綵爲花能有幾日好看

宋徐積毋以疾終積號慟嘔血絕而復甦水漿

不入戶七日廬墓三年臥苦枕塊縗經不去
身至雪夜哀號伏墓呼太夫人問寒否如平
生顛委僵仆手足皆裂不顧也所居茅舍不
蔽風雨而農夫樵父瞻仰如神有爭訟者必
造之積以義裁決皆悅服而去不復造有司
太守迎積入學積居州學舍尚設考妣几筵
晨昏起居執爨滌器饋食如生冬以火溫衾
夏揮扇去蚊蚋思母平時所甘旨以供祀木

嘗一日不奉酒也

何倫天性至孝居父憂哀毀踰禮忌日咨嗟潸泣如初喪夜盜入室竊器物倫覺其人而不呼將取釜始曰盍留此備吾母晨炊盜赧然盡還其器物大聲曰盜孝子者不祥自是其人不復爲盜

丘鐸葬母於鳴鳳山之原哭曰鐸生也咫尺不離吾母膝下今逝矣可委體魄於無人之墟

手乃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寒夜月黑悲風蕭颼鐸恐母岑寂也輙巡墓號曰鐸在斯其地多虎聞哭聲即避去

五代王凝妻李氏凝家青齊之間為虢州司戶叅軍以疾卒於官凝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遺骸以歸東過開封過旅舍主人不與其宿牽其臂而出之李氏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此手為人執耶不可以此手并屍

吾身遂引斧斷其臂開封府聞之厚卹李氏而旌主人

蘇老泉序蘇氏譜有云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勢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無至於忽忘焉可也系之以詩曰吾父之子今為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為戚

欣兄弟之情如足與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

彼獨何心

後漢姜肱與弟仲海季江各娶兄弟相戀不能

別寢作一布被寢則共之兄弟以孝友著

南史衛敬瑜妻年十六而夫亡父母姑舅欲嫁

之截耳為誓不許戶有燕巢嘗兩飛後忽孤

女感其偏棲乃以縷繫足為記明年燕復來

猶帶前縷女為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又獨

歸故人恩意重不忍更雙飛當時朝廷聞之
旌爲燕門節婦
晉咸寧中大疫庾袞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
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於外袞獨留不去
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
晝夜不眠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
疫勢既歇家人乃返毗病得差袞亦無恙
歸鏻字莘伯與弟紋緯友愛無間緯以不法坐

緊華伯力爲營救緯又不自簡犯者數四華伯轉賣營救終始無慍容華伯妻朱氏與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郎君獨被完潔耶叔之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已出

徐積事母謹嚴非有大故未嘗去其側日具太夫人所嗜或不獲即奔走闤市人或慕其純孝損直以售之太夫人飲食將畢家人在左

右爲兒戲或謳歌以說之故太夫人雖在窮巷而奉養與富貴家等無須臾不快也應舉貢禮部不忍一日去其親遂徒步載母西入京師

賈直言妻董氏直言坐事貶嶺南以妻年少訣曰死生不可期吾死可別嫁董不答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署曰非君手不解直言貶三十年乃還署帛宛然及以湯沐髮墮無餘

杜衍幼時祖父脫帽使執之會山水暴至家人散走其姑投一竿與之使挾以泛衍一手執帽漂流久之救得免而帽不濡

宋黃文節公庭堅嘗與從弟書曰十二伯母嶺後幽居今何如五哥稍完葺廬舍否五哥才力不在人後但因困頓遂潦倒如此兄弟間稍從容者便當助其甘旨吾儕所以衣冠而仕宦者豈已力哉皆自高曾以來積累偶然

沖和之氣在此一枝耳其實相去不遠每過

馬鞍墳前思之未嘗不愧汗也

昨非菴日纂三集詒謀卷之五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朱聯翁云。廣積不如教子。益父兄督教子弟。惟在慎擇所與。廣延端方博聞者。與之遊處。化赤鄰丹。爲黔邇墨。名師勝友。相與薰習。不覺久而俱化矣。

朱溫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號朱五經。爲節度使。其母王氏。猶傭食蕭縣劉崇家。始迎以歸。

溫舉觴爲壽啓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爲節度使無忝于先人矣母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賢哉此媪淡哉此言其于朱五經之學必嘗有聞矣

何元朗云士夫積財無非爲子孫計耳然古人有云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又黃山谷言男女緣渠儂隨地自有衣食

分齊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此皆萬金良藥士大夫不可不知

包蒙泉侍御持節按滇壂吏望風解綬按楚爲中貴誣譎戍凡十年其弟孝字子敬爲南道御史有風力後以乞養母歸松人所謂兩路風霜一天雨露者也然兄弟奉母至孝母訓二子絕嚴一日問二郎席間坐何人家人答日某甲又問談何事日適其所有一女子謂

可買爲姬也夫人大怒呼二子數之曰某甲者以巧舌誑人者也不親賢人君子而親此輩不譚文史道德而言買姬媵耶吾不忍坐視若敗而家經月不與其子語次子朝夕匍匐跪床頭其兄亦爲涕泣求解必絶其不與通而後已故松人云一賢母宜乳兩名御史也

次子彥章已丑第後時方開館公貽書戒

之有譜云於家則慮滿盈於國則妨英俊毋趨捷徑毋罹權門乃吾子也澹泊靜退此吾四字家傳箴見謹佩之足也書至同榜盈坐發視之皆歎服不置

張侗初云吾家邵金堂舊有四箴先太史本其意而潤飾之箴曰士大夫當爲子孫造福不當爲子孫求福謹家規崇儉朴訓耕讀積陰德此造福也廣田宅結姻援爭什一鬻功名

此求福也造福者澹而長求福者濃而短十大夫當爲此生惜名不當爲此生市名敦詩書尚氣節愼取與謹威儀此惜名也競標榜邀津貴鶩矯激習模稜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市名者躁而拙士大夫當爲一家用財不當爲一家傷財濟宗黨廣束修救荒儉助義舉此用財也靡宮苑教歌舞奢讌會聚寶玩此傷財也用財者損而盈傷財者滿而詘

士大夫當爲天下養身不當爲天下惜身省嗜欲減思慮戒忿怒節飲食此養身也規利害避勞怨營窟宅守妻子此惜身也養身者嗇而大惜身者嗇而細

嘗讀張東海送子弘宜會試詩眞可謂忠孝訓其子矣其詩曰出守南安便道歸治裝送爾赴春闈舟車到處須防險爵祿隨天毋愼徼直道遜詞眞要訣權門私路是危機傳家數

世惟淸儉富貴休忘着布衣爾祖當年愛爾

渼爾將成就祖消沉我今白髮空垂淚爾正

靑年要盡心辛苦一見支世業參差諸弟向

儒林立身事主無多說忠厚淸修是好音

尹焞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不對而

出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

祿養也伊川聞之曰賢哉母矣

叔姬羊舌子之妻叔向叔魚之母也羊舌子好

直不容於晉。去而之三室之邑。邑人攘羊而遺之。羊舌子不受。姬曰。不如受而埋之。羊舌子曰。何不飾肸與鮒。姬曰不可。南方有鳥曰吉乾。食其子不擇肉。子多不義。今肸與鮒童子也。隨大人而化。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乃盛以甕。埋壚陰。後攘羊事敗。吏至。發而視之。舌尚存。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攘羊矣。叔向名肸。叔魚名鮒。

龐德公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劉表候之龐公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畆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龐公曰世人皆遺以危余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

天下有好茶爲凡手焙壞有好山水爲俗子粧點壞有好子弟爲庸師教壞眞無可奈何耳

膠東嗇夫孫性素孝一日私賦民錢市衣以歸

進其父父怒曰爲吏而剝民以奉我我寧寒死不願衣若衣也促歸伏罪後性卒以廉潔稱可謂賢父矣田子相楚得金百鎰奉其母母曰子安得此對曰祿也母曰爲相三年不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欲也子其去之田子愧造朝還金後爲賢相可謂賢母矣

懷梅丁公家訓非勤儉難免饑寒非學問難希令善非心地難徼福祉非積慶難延門祚

陳文龍知興化元兵至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與其家人至軍元人欲降之不屈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中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尋命左右引就館元帥唆都往來諭意且以母老子幼感動之文龍曰宋無失德三宮北狩二邸淡入瘴烟何必窮兵至此我家世受國恩萬萬無降理母老且死先皇三子岐分南北我子何足關念情詞慷慨唆

都愀然改容乃械繫送杭州文龍去興化郎不食至杭餓死其母繫送尼寺中病甚無醫藥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吾兒全死又何恨哉亦死衆歎曰有斯母宜有是兒爲收瘞之

桂學士戒子詩云戒汝休貪酒與花纔貪花酒便怠家多因酒醉花心動自是花迷酒性斜酒後看花情不厭花前酌酒興無涯酒殘花

謝黃金盡。花不留人酒不賒。

警世文云。讀書知禮之人。不可慢他。年高有德之人。不可輕他。忠言逆耳之人。不可惱他。無父無君之人。不可近他。作富欺貧之人。不可作他。不識高低之人。不可採他。輕諾寡信之人。不可聽他。對面兩語之人。不可托他。時運未來之人。不可欺他。談量人家之人。不可惹他。飲酒不正之人。不可請他。恃力放潑之人。

不可理他來歷不明之人不可留他貧窮生

急之人不可告他凡有落難之人須可扶他

求田問舍士大夫所恥也然就尋常日用間亦

有兩戒價不足數銀不足色扼漏于僮僕盡

釀于子孫不可不察也

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

家業興於不足敗於太足故須嘗教有些不足

處若十分像意便有不恰好事出來

賀相國致鄉親戚友書中一段云據今日耳目觀聽豈不謂逢聖閣員矣乃逢聖固自有根本不可忘者高曾以上事不及知先大父大母前嘉靖乙巳度荒年三日僅黃豆一升歲除一母雞易米二升五合先中憲所刊祠堂對聯當年雞豆休忘念此日兒孫勿妄思者逢聖今日不念是自絕其祖父母之澤也先中憲赤貧諸生授館四十年每歲正月朔六

日并十二月廿四日止一領青布直衣坐處方方一塊藍色先恭人讓居于嬸周旋數尺陋室中下濕上漏炊爨卽在牀前烟薰眼淚逢聖嗄咽不能書今用不念是自絕其父母之澤也卽逢聖戊戌館於鍾祥巳酉館於嘉善寺或禦冬以絺或六月薦草癸卯䗁揭則先日絕糧丙辰報至則徹夜焉酒今日不念忽作兩截人是自絕其子孫之緒也念之若

何亦曰：用敢作業而已。不作業若何亦曰：救得一物是一物，救得一事是一事而已。救之若何亦曰：服膺先中憲之訓。餓死事小，家如沒飯喫，寧用米磨羹度命，切不可錯動了念頭而已。不錯動念頭若何亦曰：公門無一事之干，本宅無生事之僕，錢糧無分毫升合之遺欠，馬遞水驛不往索一騎一舟，山場湖池不計晉一尺一寸，大江上下無營運裝載之

一舩其或非意相加則力誡子孫閉門謝過

而已此極猥瑣事迯聖何臚列乃爾先正有

言孝子一步不忘親積之成大孝忠臣一事

不顧私積之成純忠薦官一銖不苟拾積之

成清白烈女一笑不聞音積之成貞節天下

事皆起于微成于慎微之不慎星火燎原

蟻穴潰堤吾畏其卒故怖其始也

張村居先生東海父也居鄉治家卓然不苟所

立家規頗多其畧曰為吾後人者生子雖多不可無教生女雖多不可不舉娶婦必德門不必富貴嫁女僅可給衣奩不必過豐疾必迎醫勿事禱禳喪祭必依禮勿用僧道故舊不可忽遺勢要不可趨附其鄉人多傳誦之

房景伯為清河太守有民母訟子不孝景伯母崔曰民未知禮何足深責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共食未旬日

悔過求還。崔曰。此雖面慚。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旬餘。其子叩頭出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劉仁贍在壽州。圍久不解。憤鬱得疾。少子崇諫夜泛小舟渡淮。謀紓家禍。為軍校所報。仁贍命腰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又求救於仁贍妻薛氏。薛氏曰。吾固所不忍。然貸其死。則劉氏為不忠之門。促命斬之。然後成

表觀者皆爲悌

徐曙菴訓銓部公有云數千里違親赴選非素富貴者逸樂之比臨書停筆一思覺三十年險阻艱難光景近在目前不禁黯然涕流也得意之日嘗想不遇時之苦自然有退一步法時凛氷兢以留福澤子孫勿隨波逐流也人謂子孫愚懦者覆宗不知覆宗偏在巧而愎者人謂祖父厚積者貽謀不知貽謀偏在薄

於取者

王珪之母李氏謂人曰吾兒必貴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異日房玄齡杜如晦到其家李驚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宋蘇易簡之母召入禁中太宗問曰何以教子遂成令器對曰幼則束於禮讓長則教以詩書上顧左右曰今之孟母也賜金千兩

鄭夫人歐陽修之母也少寡修甫四歲嘗雪夜

撥寒灰畫字以教嘗泣告修曰而父廉而好
施與吾不及事舅姑然知而父之能養也吾
不能必而之有成然知而父之當有後也吾
歸而父而父免喪踰年每祭必泣遇酒餚嘗
泣下蓋以不及養爲恨也始猶以爲新免喪
耳延之終身莫不然以此知而父之能養也
而父居官覩刑書每歎曰吾求其生而不得
是可哀耳吾抱汝立于旁指而言曰吾命發

天恐不及見兒之立也當以吾言告之以此知而父當有後也修乃感泣奮學舉進士以直諫貶夫人笑曰貧賤素也汝其安之後修卒以忠正爲賢相封母越國太夫人

李太宰邦彥家起於銀工既貴其母嘗語昔事諸孫以爲恥母曰宰相家出銀工則可羞銀工家出宰相正爲嘉事何恥焉

宋王安石與程明道商政其子雱囚首携婦人

冠。出問何事。安石曰。新法不行。故議之。程君。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于市。則法行矣。凡安石亂政。雱多助成之。嘗私與其黨攻呂惠卿。爲惠卿所訟。上問及。安石不知。謝無有。歸詰得實。安石咎不置。雱憤恚疽發背死。遂絕嗣。

朱子語錄中。載東坡子過。范淳夫子溫。皆出入梁師成門下。以父事梁。梁妻死。欲以母禮爲

服忠烈人而哀絰以往文公語門人惜其名人之子有此　我朝兵部尚書茹常衡州衡山人也　太宗靖難首先勸進即位遂封忠誠伯後死召其子鏞襲爵鏞以父在功罪之間不受又宋晟以父開國功襲都督亦通謀于燕邸其子瑄乃以力戰死于靈壁蘇范可謂見辱乃尊茹宋可謂有愧乃子不知平日家庭之教何如也

子弟負美質。教以不務實。進取攞浮名。鑽營逞妙術。凌壓加文弱。排擠在同室。鬼躁及神幽。福算滅陰騭。

家人卦。初九曰。閑有家悔亡。九三曰。家人嗃嗃厲吉。上九曰。有孚威如吉。大率治家過嚴雖非。中。而。吉。

吳仲圭將殁。命置短碣塚上。曰梅花和尚之塔人或怪之。曰。此有意。久當自驗。未幾。楊髡毀

掘江南諸墳即林和靖孤山之骨不免發露而仲圭以碣所署疑爲釋流竟免

嚴震鎮山南有一人乞錢三百千去就過活震召子公弼等問之公弼曰此患風耳大人不足應之震怒曰爾必落吾門只可勸吾力行善事奈何勸吾慳惜金帛且此人不辨向吾乞三百千的非凡也命左右准數與之于是三川之士歸心恐後

洪九霞先生示見家居十二簡卯辰飲酒未晚脫巾近午梳櫛向三光及西北方溲溺信口穢罵喜聞僕輩傳說人家陰事及衙門新聞箕踞橫股倚跛而坐當食發嘆見客不長揖聚談淫褻及食桊舞劇詆毀人文行以佐談鋒妄想不可爲不可行之事

趙逢龍官侍講致仕丞相葉夢鼎出其門嘗謂

師宅卑陋欲市其隣示之逢龍曰鄰里初安

一旦驚擾非吾所願或問何以裕後矣曰吾

憂子孫行不進不患其饑寒也

正家之道宜痛絕閑雜女流不可容其出入蓋

此流多陰智能揣婦人意且巧為詞說又能

鼓動人妻孥無識未有不墮其術中故骨肉

之離間鄰里之忿爭皆此流搆之也抑或甚

焉或為賊之導或為姦之媒其害有不可勝

言者

朱文公家範一曰妻妾無妬則家和二曰嫡庶無偏則家興三曰奴僕無縱則家尊四曰嫁娶無奢則家足五曰農桑無休則家溫六曰賓祭無惰則家良

奉天之圍將軍高重捷與朱泚將李日月力戰城下兩人皆死重捷之死也賊斬其首棄其身去德宗撫其身哭結蒲爲首葬之朱泚見其首哭結蒲爲身葬之忠義之士不惟哀慟

人主即寇敵亦感焉曰刀之死也朱泚歸其屍於長安厚葬之其母不哭也罵曰奚奴國家何負於汝而反死已晚矣悖逆之臣不惟上下天誅即父母亦惡焉

羅粟齋訓子富貴非一家物須要看得破

童子讀書先令蒙師逐字粗解不惟理明易熟大凡從幼識得便終身不忘大來究解行文亦自省力

唐穆宗大漸內臣議請郭太后臨朝太后曰向者武后妖惑高宗擅親庶政及中宗踐位遽行遷逮幾於革命每聞其說未嘗不疾首痛心奈何今日驟興此議今皇太子聰睿卿等各宜慎擇耆舊遠屏邪佞宰相任名賢內官勿干時政吾所願也遂取制裂之時太后兄劉任太常卿聞其議密進疏於太后曰果徇此請當率子弟納官爵歸田園太后覽疏泣

曰我祖盡忠於國餘慶鍾於我兄

陳壽廷撫延綏與虜戰三勝或諷壽注子弟姓名戰籍中當有功賞壽曰吾子弟皆不諳弓馬竟不許

唐僕固懷恩反母曰我戒汝勿反國家酧汝不淺提刀逐之曰吾為國殺此賊取其心以謝軍中李懷光初蓄異志其子璀從帝啓曰臣父必負陛下願蚤為之備及懷光敗而璀死

君子謂懷恩有母懷光有子

白樂天悲哉行沉沉朱門宅中有乳臭兒狀貌如婦女光明膏粱肌手不把書卷身不擐戎衣二十襲封爵門承勳戚資春來日日出服御何輕肥朝從博徒飲暮有娼樓期平封還酒債堆金選蛾眉聲色狗馬外其如無一知山苗與澗松地勢隨高卑古來無奈何非獨君傷悲

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爲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鬬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嘆曰霍氏世衰張氏興也

鄧高密首翊漢光郭汾陽再恢唐祚勲名富貴相當也顧高密子十三人各執一藝以自食其力汾陽子二十有四皆驕縱侈肆而不知

檢其末也追高密之美奕世顯榮倬汾陽之
衰古槐疎冷何大相懸哉
包孝肅公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
不得放歸本家亡沒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
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其下押字仰珙刻石
於堂屋東壁以詔後世
文伯之母老而猶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
績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

之聞也居吾語汝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才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是故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以紘綖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吾冀而朝夕修日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予懼

穆伯之絕嗣也

方峻於所居東北鑿一井既成着公服焚香而禱之曰願子孫居官清白有如此水

文文山死宋烈矣其嗣子陞仕元爲仁宗集賢學士或挽之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史載文山子俱亡治命以陞爲後而陞都其弟璧叔子也璧附元當時有詩云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則陞之仕

元有自矣文山不幸以爲嗣耳

劉溫叟之生也其父岳曰吾老矣他無所欲但冀世治民和與此兒皆爲溫洛之叟耕釣烟月酣詠太平之化足矣溫叟憶父語遂爲名臣

羅狀元倫及第初嘗與叔父書曰所謂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爾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嶽爭重

與天壤爭久云

義熙中何叔度官太常致政子尚之以吏部歸省叔度問曰聞汝行日傾朝相送可有幾人對曰數百叔度笑曰此送吏部爾非爲何德彥也昔殷浩作豫章郊餞者甚衆及渡泊江亭積日乃故舊無復相窺者世謂尚之立身簡約實本叔度之教云

蘇叔黨過嘗讀南史東坡卧聽之因語叔黨曰

王僧虔居建業中馬糞巷子孫賢實謙和時人稱馬糞諸王為長者東漢賛論李固云觀胡廣趙戒如糞土糞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為佳號而比胡趙則糞有時而不幸汝可不知乎

宋左丞蒲宗孟其家多書建清風樓以貯之嘗作訓戒子弟曰寒可無衣饑可無食書不可一日失

宋藝祖初修汴京趙普奏圖取四面方直上覽而不悅取筆塗之命以一紙作大圈紆曲縱斜旁註云依此修築人咸罔測及奸臣蔡京擅權撤而方之如矩雖甚藻飾無復曩時之堅樸矣靖康胡馬南牧粘罕斡離不揚鞭城下有得色口是易攻下令植砲四隅隨方而擊之城既引直一砲所望一壁皆不可立竟以此失守藝祖沉幾遠覩至是始驗

陳咸萬年子抗直數言事譏刺近臣萬年嘗病召咸床下語至夜半咸瞌頭觸屏風萬年怒曰乃公教汝瞌不聽何也咸跪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耳官至御史中丞

徐睹菴封君訓銓部公摘略云最妙是一個逆字易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以往與順有盡而來與逆無窮也今人處順境富厚榮華現成受享有何意味唯逆則艱難險阻中陶練

得幾許不朽事業是以豪傑一遇逆境便看作天心仁愛喜不自勝打起精神不肯當面錯過逆來順受四字隨處當書之以粘于座右庶觸目警心隨在當有自得處吾祖宗千百年血脉長發汝身勿效福淺之輩一得志便逐紛華血食之軀受用有數而將來無窮之福已暗暗消鑠于此中矣天與汝以富貴汝荅天以踰情鬼神能無不平乎

釋氏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吾謂昨日以前而父而祖皆前世也釋氏曰要知後世因今世作者是吾謂今日以後而子而孫皆後世也是所當發深省者

李文節燕居錄云每見士大夫一捐館舍其子弟往往向人稱外侮人亦爲之傷世態之炎涼嘆人情之薄惡吁以爲不然君子生則人敬殁則人思彼寂寞于生前而榮華于身後

爲人尸祝俎豆者何人哉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向使恃位挾勢欺凌侵奪人無奈何直待其子孫方與覆絕此所謂悖出悖入出爾反爾而稱外侮非矣

李文節燕居錄云余弟自秀才至出貢廷試余一未嘗出一力就教時有友在銓司幕過余問弟不置意甚厚余歸以有數存焉幸無留意及選得邵陽余教以官方弟得士心監司擬

薦而直指惡余削之旣而陞翁源余爲索文
憑于少宰少宰許余何不相聞可以善地處
也余嘗謂兄弟三人二人有官余復居此地
天下大官小官俱吾家做了子叔疑爲政不
用使子弟爲卿季孫輿之況爲政而用者乎
余葢欲以公倡百僚而弟恬然不言不得善
地不尷家庭間語不及利出京之任皆自儆
夫馬辛苦淡薄至于沒身賢如吾弟者亦少

方巾鮮衣以見公詢家事及寒溫慰勞後詰其巾服因詰以所自曰游泮乎納粟乎抑九載乎弟皆曰否否公曰既不出此則誰不知李九我弟爲布衣而顧易冠服乎詰以原帽何在曰尚在袖中公曰仍冠此無徇俗也弟奉命惟謹夫以元老之弟即屬布衣何嫌儒服而公繩以本等巾服其弟了無難色公弟之醇謹正兩相成哉

聲也。濤也。與其聞此。不若聆犬聲於夜靜。雞聲於晨鳴。令人有清曠之思。

人每臨終時。憂子孫異日貧苦。不思子孫貧苦。從何而來。乃從祖父積惡中來。平日專事苛刻。計便宜。凡損人利己之事。靡所不為。是日日殺子孫也。平時殺。子孫至臨終。則憂子孫。自我殺之。復自我憂之。不惑之甚哉。

李文節有仲弟。布衣也。大拜後。其弟自家候公

矣

象山先生嘗謂人家要有三聲讀書聲孩兒聲紡織聲蓋聞讀書聲覺聖賢在他口中在我耳中不覺神融聞孩兒聲或笑或泣俱自然籟動天鳴覺後來哀樂情致較此殊遠聞紡織聲則勤儉生涯一室見女覺有豳風七月景象最可厭者婦人詬罵聲也惡也飲酒喧奴聲也狂也衖巷談說聲也諂也妖冶歌吟

萬士和士亨舉進士其父古齋公毎遺書云願若輩爲好人不但願若輩爲好官

武康駱乾沙宗伯官於京巡鹽田直指其門人也一日以院胥缺一名爲兩公子壽公子以未有父命辭直指笑慰之曰此聊爲兩世兄蔬果資曾區區者而亦聞之老師乎兩公子終不受而分之戚黨不敢重違直指意也噫今之僞作父書以干澤比比而是如駱公子

豈非濁世之翩翩者哉。然亦可想見其傳家之詩禮矣。

昔有某初拜官將行。其兄戒之曰。人言官品定於生初。我謂人品定於官初。故做官全在立脚之始。起處不失脚。便終身不錯趾。

賈文元公戒子孫文云。古人重厚朴直。乃能立功立事。享悠久之福。士人所貴節行為大。軒冕失之。有時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

矣縉紳以爲名言

吾友某某諸子皆美質高才可芥拾一第而或終于矜或以他塗自致則多錢爲之祟也自少而長宮室衣服飲食妻妾之奉擬於王侯豈復能苦心力學與寒士爭一日之短長疏廣有言賢而多財則損其志信夫

余宗韓夫人御史中丞雲谷公少宰念齋公之母性嚴毅課子誦讀不中程輒被撻中丞公

未冠嘗擁鑪坐夫人見之譙讓加以捶楚後中丞歸老于家聞其子婦撻兒輒泫然曰吾不聞此聲久矣後其孫路叔亦登第家人有嚴君則子孫必循禮法唐劉敦儒事親孝親心緒不寧輒鞭之見血則一日悅暢敦儒斂衣受杖曾不變容李道樞母盧氏性嚴道樞聲名已聞又在班列賓客至門往往值其受杖如此家風亦何可易得

唐五經嘗言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爲蝗蟲謂鬻莊而食也第二變爲蠹魚謂鬻書而食也第三變爲大蟲謂鬻奴婢而食也今人言敗家子始爲蝗蝻食土鬻田地者是也繼爲白蟻食木鬻屋宅者是繼爲鯉魚食鯢鯨鬻子女者是後遂爲虎狼爲梟獍無所不至何但三變而已

孟恭武宗從李肅學毋爲作厚壽大被人問之

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與爲廣被。庶可氣類相接。後宗遂爲大儒。今人有別業園亭。靳不與人讀書。恐毀傷其薪木。令子弟日與氣類相隔。是其智不若婦人。無惑乎書種之終歸斷絶也。

士大夫子弟。類欲起精舍讀書。不知科第中人。十九。是借人屋讀書者。正如僧家開却許多僧寮。不肯住。却欲造靜室修行。眞修行人。豈

須靜室深公有言未聞巢繇買山而隱

陳堯佐父秦國公省華三子長曰堯叟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曰堯咨爲節度使皆舉進士第一及第三子已貴秦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其家公及伯季侍立左右坐客蹙踖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兒子輩爾故天下皆以秦公教子爲法而以陳氏爲榮

賈儀爲人性嚴重家法整肅每對客坐即二侍

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焉

劉贊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

宋陳襄將終妻子環泣求所以詔後者公索紙筆書先聖先師四字付其子而絕

陳堯咨精於弧矢自號小餘基爲知制誥出守荆南回其母馮氏問之曰汝典名藩有何異政堯咨曰荆南當孔道過客以堯咨善射無不

歎服母曰汝父訓汝以忠孝輔國家今不務仁政善化而專卒伍一夫之技豈汝先人之意耶以杖擊之金魚墜地

不肖子不肯作家無論已至如肯作家者十分精緊一絲不漏亦不是好消息其家必有奇禍須是從寬一分留有餘不盡之意祚方綿遠

宦家子弟凡居屋器用僕從輿馬之類俱貴雅

淡不宜使俗氣撲人

一家之中安頓得許多人口無失所無閒言便是大經濟然非細心體察不能

治家者當先治守家之人不汲汲于此而孜孜于彼者非計也